

第三輯 第五期

一九六八年一月十五日

華仁學報

半月刊

出版者：九龍華仁書院
 編輯者：龍九、道老、院書仁華
 承印者：永德印務
 地址：九龍南大街一四二號
 電話：八〇八五、三五八五
 總編輯：邵善波

中學生刊物研討會

在去年三十日——本校刊物組邀請了數所學校的刊物的組，舉行了一個「中學生刊物研討會」。

近來中學生刊物漸趨蓬勃，無論學報、校刊、中文學會會刊，均有增加。但各校仍未有正式聯絡，交換切磋，故本報得校方及學生會支持，舉行了這個研討會，出席的學校有香港華仁書院、英華書院、伊利沙伯中學、拔萃男書院、聖瑪利書院、聖嘉勒女書院、德望學校、公教學生文壇、英文公教報學生編輯組及本校學報及校刊代表。

節目自九時直至下午三時，其中包括各校刊物情況報告，小組討論及集體討論等，列出有關問題甚多，因時間關係，未能完全討論，實屬可惜。

英華書院

代表報告學報刊物「火炬」已有三年歷史，今年第一期經已出版，以後將出版三或四期，其刊物宗旨着重發表同學意見，為一思想自由的園地，經濟來源有學生會、舊生會、校方及廣告。各同學投稿不甚踴躍，但對刊物亦為滿意。

香港華仁學報

「華慧」代表報告其學報為一純學生組織。校方經濟支持不大，年前由油印改為鉛印，因廣告收入多，經濟亦穩定。同學反應亦不好。出版週期為月半一期。

聖瑪利亞書院

代表報告其校刊出版情況，編輯委員會由高班同學組成，負責編印，同學反應良好，投稿踴躍，校方甚為重視此校刊之出版，除由老師檢查後，再由校方過目，才付諸印刷。

聖嘉勒女校

代表報告除校刊外，該校有一學生月刊，分英文及中文版，各版有負責人，更在各社有記者，校方並未作出經濟援助，費用全由同學處得來。低年級同學反應良好，但高年級同學可能因功課關係，投稿未見熱烈。校方亦派出老師指導各同學工作。刊物主要為報導校內活動，用油印機印成，出版大約二十頁紙。

拔萃書院

報告其校刊印報出版情形，該報分中英兩方面，分在一號及十五號出版，除刊出校內生活外，更着重舊生對校內情況的認識。校方經濟支持甚少。同學反應亦不甚好，故水準亦不甚高。校方亦多作鼓勵。該報不收費用，任同學捐款，收入並不如理想。該報特別着重舊生讀者。

伊利沙伯中學

代表報告其校刊出版，已有十多年歷史，但直到近年才由學生主持，校刊以趣味為重，內容以報導校內活動為主，對政治及宗教之文章，多不歡迎，分中英文兩個編輯，關係不大。學校老師影響亦很大。內容分校內活動、學會活動及創作文章三類。該校代表指出該刊物的經濟問題，對他們的發展影響很大，此為一般官立中學的一大困難。最後更指其刊物的三大難題為經濟困難，校方態度不熱烈，傳統的束縛。

德望學校

代表指出該校刊物甚少，校刊亦祇有幾年歷史，規模不大。由校方主持，學生並無參加工作，稿件由教師在作文中抽取。因學生參加工作不多，詳情未能知悉。

公教學生文壇

代表指出其性質特別，組織有別。投稿有獎券的鼓勵，組織由公教學校派出四位代表組成。內容不限於宗教，會員亦不限於公教學生，但主權由一神師操縱。目的為聯絡各校中學生，發表各人的意見。

九龍華仁書院

代表報告校內刊物有三種，為校刊、學報及中文學會會刊，學報以中文為主，除着重提高同學學中文程度外，更提高同學對社會的認識，及發表同學的意見。學報為半月刊，得校方鼓勵很大。組織亦有別於各校學報。校刊代表因今年初從校方接手辦理，未能作出完全的報告。

英文公教報

學生編輯組代指出其組織與公教學生文壇相同。獎勵以積分計算，完本經濟一獨立學生報，由一神師於十多年前組織，後因生活關係，轉屬於英文公教報。內容多報導學校生活，在各代表報告後，各同學提出各種問題，以求更加了解各校情況。一般來說，各同學工作精神良好，同學投稿並不熱烈，經濟問題等多為一般解決的辦法。

小組討論

跟着便是小組討論，分三組進行，因時間關係，祇能有三分鐘，固祇能抽取三個主要的問題來討論。以下為各組主席作出的報告。

第一組

題目為「如何引起同學的投稿興趣」主席敘述討論結果，大家認為有四種方法可鼓勵同學投稿興趣。(一)先培養各種學寫作的興趣，邀請校外對寫作有心得的人任同校演講。(二)引導同學的寫作興趣。(三)舉辦文藝展覽會，書法比賽，作文比賽等。(四)舉辦文藝班，剪下各同學發表於校報上的心理，漸漸養成寫作興趣。最後又加以補充，以鼓勵其他同學投稿。表個人意見，不應偏重於文藝一方面。

第二組

討論題目為「學報應有的宗旨」各人認為各校環境不同，故宗旨各異，但多不離報導校內生活，供學生寫作園地，發表同學意見等。最後進而而談不應談政治問題，大家認為談政治為一不可避的問題，但應理智地去討論，談話的應與同學有切身關係的。一般社會的問題，校方語言，貨幣貶值及一般青年問題等，都是中學生談話時題目。其次是刊物的內容，該校的情況，其他學校可因該校刊物的內容而得知該校對社會的注意，不應則重於一方面。刊物的內容，對社會的意見及將社會的問題，能引導給同學知道，此二法應同時進行，才能得到良好的結果。

第三組

第三組的討論題目是如何採訪及報導新聞，主席報告說因時間少，未能有滿意的結論，但亦有提出幾種方法。他們認為將記者分成兩組，一為專題記者，另為採訪記者，此外應有專人負責攝影。最好每記者能由校方發給記者證，以方便工作。對於選擇記者應小心，一個記者應有口才及禮貌，公共關係必須良好。而且對於採訪對象要有認識，才能勝任愉快。對於新聞報導的方法，要生動不失真，對於過對的新聞，應盡量避免刊登，多於經濟問題。版面的花邊，應盡量避免，但盡量多於校刊方面，更應注重版面設計，在經濟環境許可下，應用多張相紙，如可能應加插卡通漫畫，更活潑，用顏色紙張及彩色相片，可令內容更豐富。

集體討論

午膳後為集體討論，論題有多項，注重交換個人的意見，首先討論中學生刊物對社會的關係，責任，態度及影響問題，同學發表意見不多，祇認為有目前的環境，中學生刊物對社會實在不起作用，以後應盡量擴大傳播範圍。可寄去報館及公立圖書館等，以取得更多讀者。

其次討論到刊物對學生的責任，刊物應盡量發表同學意見，供給同學寫作園地，引導同學的思想。同時應盡量鼓勵低年級同學投稿。關於刊物的水準問題，應以年級為衡量，除此以外，刊物應主動發表自己的意見，而社論的設立是非常重要的。

談到學校當對刊物應有的態度，大家都同意接受適當的檢查，基於中學生的知識仍未豐富，去刊物的價值，其次老師的指導亦很重要，但會失去刊物的價值，指導不可少，但管制太嚴，便會失去及責任。校方對刊物的經濟支持仍然很少，由助及指導。校方對刊物的經濟支持仍然很少，由不能津貼更多金錢，應鼓勵各同學購買，令刊物成本減低。

對於各刊物的聯絡問題，各報傳播的範圍仍不很大，以後無論校刊或學報，應互相交換，盡量寄到其他學校。學校圖書館應設專欄，放置校刊及學報，以免遺失。

最後更有人提議應繼續舉辦同校性質的研討會，盡量集合有刊物的學校，互相交換意見及經驗，同時亦邀請其他未有刊物的學校參加，以協助有意成立刊物的學校進行組織工作。得各代表一致通過，暫定由九龍華仁書院作聯絡員，以保聯繫。因校刊與學報性質不同，工作亦有差異，故大家決定將分兩面討論。

研討會直到五時茶會後，便結束了，今次的聚會，成績雖不是非常滿意，但各同學亦得益不少，研討會能將各校刊物聚集一起，及引至下次研討會，這實為最大的益處，本校刊物組謹再向各參加的同學致謝。

註：此為大會正式報告，不另行寄發各參加單位，特此致歉。



Drink **Coca-Cola** ... things go better with **Coke**

TRADE-MARK REG.

聖誕假期活動簡報

學生會聖誕假期活動 參觀旺角警署

聖誕假期內，學生會曾先後於上月廿二日、下午及廿八日三度參觀旺角警署，獲得當局熱烈的款待和詳盡的解說，大家對於警方的職務和有關方面的知識都有更清楚的認識，在此特為致謝。可惜大多數同學對此次參觀警署的響應不甚熱烈，諾大的一間華仁書院，每次祇得寥寥十餘人前往，使學生會辦事諸公的一股熱忱，頓時冷了半截。

貧童會活動——街童聖誕聯歡會

在連民安神甫主持下之貧童會，每年定必於聖誕期間為那些街童們舉辦一個聯歡會，使他們在這們個普天同慶的日子裏也得到歡樂。今年也不例外，聯歡會於上月二十二日晚上舉行，參加的街童共有百餘人，濟濟一堂於本校禮堂內，盡情歡暢，聯歡會中包括有豐富的食物和各種有趣的遊戲玩意，至十時許纔興盡而畢。

聖母會探訪醫院

聖誕日之翌天，本校聖母會曾派出一行若三十人之歌詠團前往瑪利諾醫院和廣華醫院慰問院中之病人，並為他們演唱聖誕歌曲，使他們雖置身於病牀上，也能歡樂地渡過聖誕。

十二月廿一日——中學生刊物研討會

在本校學報工作員發起之下，第一次的中學生刊物研討會已於上月卅日舉行，參加單位有本港數間學校及刊物代表共四十餘人。會中討論氣氛甚為融洽，各校代表發言亦頗多，經上、下午的集體和分組討論後，所得之結論亦為滿意，據聞同類性質的研討會將繼續舉辦，以增進各校的聯繫和知識經驗之交流（按此次研討會之程序、討論內容及結果等在本期學報第一版有更詳盡之報導）。

十二月廿一日——港九華仁學長聯歡

一九六七年大除夕之日，本校學長們應香港

華仁同業們之邀約，一行十多人於下午二時許齊達友校廣場，圖作竟日之盡歡。

雙方互道姓名後，先作一場足球友誼賽，我隊因不熟地利，卒告敗陣，隨後有茶點及電影欣賞，集體遊戲後，主方設有豐盛之晚飯款待，飯後，各學長童心未盡，玩其捉迷藏之遊戲，至晚上十時許纔興盡而歸，此次獲得香港華仁學長們之盛意款待，特為致謝。

十一旅聖誕全旅大露營

梁達鏗盾盾賽後記

每年一度的聖誕全旅大露營，已於去年十二月廿七、廿八、廿九三日在西藏大環舉行了。今年，各軍團對參加露營的反應，特別良好。全旅共有十二隊，包括兩隊新成立的 Air Scout 小隊，人數約在一百人左右。

在聖誕考試剛完成後，各小隊長都曾召集他們自己的隊員，積極地計劃及訓練各項技能，以求奪得「梁達鏗」盾，為己團及己隊爭光，而我們羚羊小隊的隊員，亦不甘後人，早已積極地進行各項的準備。

這次比賽，乃因紀念本校已故榮譽軍團梁達鏗同學而舉行的，比賽的性質，可以說是提高本校軍團對於露營及各樣技能的水準。

在露營第一天的早上，我隊於上午八時許回到學校，而於九時十五分離開學校，當我們到達大環時，比原定十一時報到早了三十分鐘，等到所有的背囊到達後，便步入村內。到達營地時，發現有很多小隊已先到達，並正在「霸」地盤呢。我隊分得了一個對着一個大墳墓的營地，不知是兇是吉呢？整個下午的比賽都是着重於紀律方面的，各隊都在作着各種營地的建設。我隊的營地，位於較低的地方，而地底全是石，對於製作方面，是極為不利的。在這次露營前，我們每隊都分得了一個新的打氣爐，在黃昏晚餐時，打氣爐

中一、二聖誕遊藝會

學生會鑒於在悠長的聖誕新年假期中，高級的同學如中五、中四都分別舉行派對聯歡，為着使到那些低級的同學們也能歡樂地渡過這個假期，故特別為中一、中二的同學們安排了兩次遊藝會，分別於一月一日及二日舉行，一切費用皆由校方撥出。每次都有七十人參加。在學長們主持下，分組遊戲，更備有茶點，遊藝會氣氛熱鬧非常。

死火之聲不絕於耳，而甲團的那位「軍火專家」——「壯豬」卻忙個不的了。幸而我們的打氣爐買了保險，沒有光顧那位專家，否則晚飯不變宵夜才怪。晚間天氣較寒，除了參加自己的歌唱會外，便於九時入營睡覺了。所謂睡覺，只有隊員有份，而隊長則利用這幾個鐘頭來寫那份營地報告呢。

次日一早，本來規定七時「起床」的，但由於時間緊急，有很多雜作還未完工，所以於六時便「起床」了。吃過早餐後，便接受了最早的檢閱，跟着於十一時半吃了午餐。下午二時至四時開放營地，歡迎家長到訪。不知那位仁兄想出了一個家長簽名的比賽，每一位家長到訪，簽完了中文名又到英文，每人總要簽上百數十個名字，回去那些跌打醫生便得益不少了。當晚的營火會，在嚴寒及細雨紛飛下舉行，氣氛似乎不大好，但總算分到了很多禮物，而營火會則在十一時半結束。

早上七時起來，氣溫為攝氏七度左右，冷至四肢僵硬，花了十分鐘才生起一堆火。因為天氣嚴寒何旅長便提議早些離開營地回家。吃過早餐後，便開始收拾東西，於十一時半接受了最後的營地檢閱後，便於十二時離開營地。

在這次露營中，比賽的項目並不多，但所有的製作、煮食、以及所表現的精神與紀律，都屬於比賽的範圍內。在賽後數日，便公佈了這次梁達鏗盾比賽的成績，乙團的羚羊小隊，以四分之微，壓倒了同團的 Peewee 小隊而獲得了冠軍。

本校第十一旅空軍軍團成立及祝聖旗典禮

香港第一旅空軍軍團於上星期六（一月六日）下午在本校隆重舉行成立典禮，屆時特邀請駐本港美國領事館空軍聯絡官譚發富上校主持授旗儀式，並另敦請本港耶穌會會長 Rev. Fr. Cronan 主持祝聖旗典禮。典禮在下午二時正開始，到會嘉賓大約有五十多人，那天整日下着毛毛雨，頗增加場內肅穆氣氛，在場各軍團包括甲團、乙團、深資軍團及新成立之空軍軍團皆在微風細雨下肅立，充分表現了克苦無畏的精神，頗受在場各嘉賓稱許。在譚上校主持授旗典禮後，他說他很高興本港有這一個空軍軍團成立，雖然本港地理環境不適宜空軍的活動，譬如滑翔機等等，但是他仍然相信這空軍軍團能繼續蓬勃下去的。繼由何旅長及校長領導各嘉賓參觀由空軍軍團負責的營地模型及深資軍團負責的瞭望台，各嘉賓對這些軍團活動均感到非常有趣。參觀畢，畧進茶點，便各自離去，典禮便結束了。

香港的另一面

永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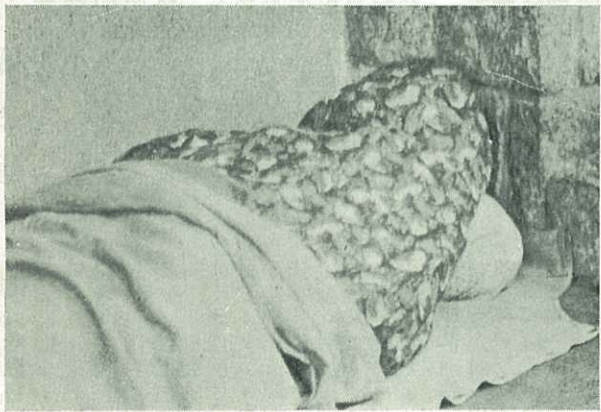
染布房街是一條很短，很清幽的路，尤其在暮夜中漫步，你可享受到寧靜的感覺。聞中一兩聲長鳴的汽笛聲，帶著連綿不斷的轟隆火車聲，或將你的遐思分成兩片。

你從學校出來，是開完了晚會？是民歌演唱會之後？是和同學們閒聊了一整天？我不知道，但你究竟是剛從學校出來，隨着，你們轉入了染布房街。

你不會注意到路上的幽靜，因為你們的高聲談笑已把寂寞完全打破了。你們五個，忘形的談著，笑着。你們談着，很理想當然的（或是你們自以為理所當然），米的新鞋子成了你們的話題，那雙三十多元的新皮靴，是那麽好看而相宜。然後，你們又談到聖誕夜的舞會。那些女孩子都很美，打扮入時，穿了一九六八年的新款服式。還有那個戴眼鏡，叫甚麼的女孩子，她說她的家真豪華，滿地都鋪着厚地毯，你看自己家中只擦上地臘的地板，心中也歡然了。他又提起了那舞會，每人只收十元，可玩得開心。還有誰的外衣，棉花再加上毛裏的，那是一件很突出的外衣，是嗎？在今晚刺骨的寒風中，你還覺得很暖。

忽然，從那裏透過來一陣好難聞的腥臊氣味。「好臭啊！」不知誰在喊。

你的眼睛搜索了好一陣子才停下來。你知道你們是停在伊利沙白青年館的門前。階臺上瑟縮著一三三五六七具的是甚麼？啊！是人！是瑟縮在門口門邊的一角，躺在硬板板的地上，以報



裏窩被進帶都冷寒苦痛切一把神睡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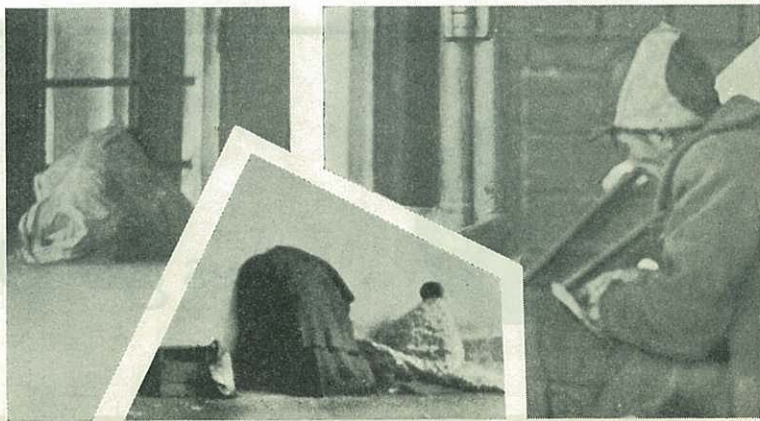
但只一瞥，那更令你受不了。就在階臺的另一邊的牆角，你更驚異的發覺，在一輛木頭車後面，在一張微光映射中顯得破舊污垢的棉被（你不喜歡稱這東西作棉被，因為，它根本不是你心目中一向認為是棉被的那副樣子）下，臥著些有節奏地縮動的甚麼？哦，一，兩個大人的頭顱，還有四具還是五具是屬於兒童的。

你疾步的很快便馳過了這小小的一所運動場的門外，風很大，很煞骨，但你不覺出，因為你的新外衣很暖，很暖。

朋友，不要以為我在說謊。在那一個夜裏，你可以目睹同樣的景象（或是更「悽慘」的，如果你不反對我用這個名詞），無論於香港的那一區（不包括富人住宅區），在染布房街，在花園街，在窩打老道火車橋不遠處，在長沙灣道，在石硤尾，在黃大仙，在北角，在……

你當然不相信，你說：「為甚麼他們不住有暖氣調節的房，為甚麼他們不睡柔軟的乳膠牀褥，為甚麼他們不蓋駱駝毛、或是絲棉的被子？為甚麼他們……？？」

還有很多的為甚麼，但答案在那兒？我自己也不知道。



？如何將天一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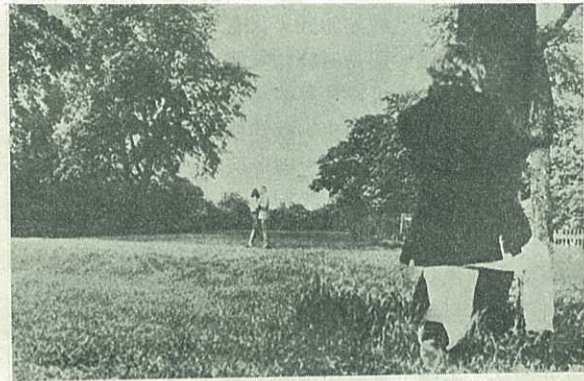
給 Bonnie and Clyde

何國道

有人註定做聖者，有人註定做盜賊。聖者之為聖者是天經地義。盜賊之所以為盜賊亦然。聖者是水上的水仙，盜賊是水下的水仙。我從聖者身上見到了盜賊，也從盜賊身上見到了聖者。



去年最佳電影——雌雄大盜



六七年次選——春光乍洩

我們的十大

十加一

何國道

- 雌雄大盜
- 赤鬍子
- 雨夜情殺案
- 縱橫四海
- 日月精忠
- 大賽車

九大及其他

關永圻

- 雌雄大盜
- 春光乍洩
- 洛可兄弟
- 男歡女愛
- 靈肉春宵
- 遺珠：衝出鐵幕，縱橫四海，龍馬精神，革命三傑。

雖曰不分次序，但從排名中總可尋出蛛絲馬跡。亞瑟潘的「追會令我刮目相看」，Mikevey One在「第一映室」上映而錯過了，這次看「雌雄大盜」，才發覺到...

六七年與電影與我

陳錫康

我很清楚，我仍是那樣的注重內容，以內容第一，形式為次。雖然驅殼極花巧美漂亮的電影，祇求映象達到 Titillate，也就祇能說它是電影化，藝術價值當不會登峰造極。電影技巧要有所表...

六七的回顧

徐鏗

每年年底，香港影評人都執筆提名十大，趁熱鬧者有之，藉以總結全年個人觀影心得者有之。我們故勿論其性質如何，撰寫十大，最低限度能使自己對整年內所看過的電影回憶一番。

赤鬍子

黑澤明的

按日本第二代導演增村保意見，這部黑澤明攝製兩年，全長凡一百八十分鐘的「赤鬍子」的故事或對話，可以用「通俗」一語評介，增村保這「通俗」的觀念，照我的意思推測，是一種依循「穿心劍」和「用心棒」的娛樂性路線發展...

黑澤明的「赤鬍子」

黑澤明一向喜歡拍黑白片，他說黑白片用兩種顏色，表現出光和暗，用「黑」陰影來繪出一個輪廓，彩色是不甚能充份做到，就是它完全做不到，效果也沒有這麼佳。我們在「赤鬍子」上映前已到那...

一乙 何美礎

再談傳統

梁滿棠

真理，並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尋求到的，是要經過不斷的探討和研究，每一個人可能對某一件事有着不同的看法，我們如果能大胆的提出加以討論，從討論之中，當可獲較合理的話語。我在第一期中文學會會刊裏，借會刊的一角，以抒發我個人對傳統的觀感，引起馮志強同學的高見，實非始料所及。馮同學為中國傳統起而辯護，其熱忱誠屬可佩，但馮同學對我所談的「傳統」一文，頗多誤解之處；故實有在此提出檢討的必要。

就我前文所言，我並沒有否定傳統的價值，只不過談及傳統對我們的影響。牟宗三先生說過：「中國傳統文化，並不會開出科學和民主，却能開出比科學和民主更重要的東西。」（一）他所謂更重要的東西即道德及倫理。為了強調傳統的影響，我可舉一個例：譬如在中國及印度推行節育計劃，而同時又將之推行於文化不深，傳統未豐的如非洲，我有絕對理由相信後者會較易接受。顯而易見，這是傳統給我們的影響。甲午之戰前的洋務運動之所以失敗，亦頗與傳統有關。正如張之洞之流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祇知西洋物質文明，而忽畧精神文明，其運動豈有不失敗之理。反傳統的激憤份子胡適便說過：「不願揭穿固有文化的短處，便不願接受祖宗罪孽深重的控訴。」（二）當然，荒謬的傳統如禁烟，留辮子等是要拋棄的。如果我們死抱先人所遺下給我們的，而不加以改進，則我們寧可不要傳統了！

馮同學認為中國有著一種進步的民主精神及開明的政治制度，這種說法是我所不敢苟同的。中國人是被認為有忍耐性的民族，唐君毅先生亦說：「中國文化精神中一往超越向上精神不顯，抽象的分析概念之理性活動不著，個體性之自由意志之觀念不強。」（三）換言之，國人皆安於本份，而忽畧了一種超越的精神。或有人認為孟子之「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一種民主思想之萌芽；事實上，當時之人民均未能享有言論之自由，又何來談得上有民主？這一種民主，祇是消極的而已。赫勒維提斯（HELVETIUS）說過這樣的話：「自由人是不在桎梏之下生活的人，也不是被別人的目標所囚禁起來。」（四）我國自古迄今，都未嘗出現過開明的民主制度，是不待明言的。

「我國的所謂理想社會，可見於孔子禮運篇之大同與小康，孔子亦認為大同社會是歷史的陳跡，是不可能再實現的，故退而思其次，以恢復現實社會制度的良好傳統，此即小康社會。」（五）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支配着整個中國的學術文化，而孔子所言亦不以追求過去的優良制度的恢復。但時代的巨輪是不斷的向前走，我們若不能超越過往便不能算是進步。如我國古時的三大發明羅盤，印刷術和火藥，均為歐洲人所能充份利用；而我們却利用；而我們却對於這等重要發明不加以適當的發展，無他，皆因我國人超越向上的精神不強，滿足於留傳下來的優良傳統，馮同學所說的民主思想教育不能普遍，正和我所說的不謀而合，但馮同學則認為民主思想之不普遍與傳統無涉。

我國在文學上之多方面成就，實可算是多姿多采，正因如此，歷來學者各有專長，而不能集中之研究。故我國的文學名著祇不過是如紅樓夢，水滸傳等。自五四運動後，白話文方為人所重視。我所謂沒有優秀的文學作品祇是概括而言，如魯迅的「阿Q正傳」便是一部極為現實的優良作品，足可比美諾貝爾文學獎作家而愧，但我們是否滿足於一兩本作品而不思上進，以中國人口之多，文化根基之深厚，是應可在文學上有極大的成就。祇可惜的是，我們為了承受先人所遺留下的傳統，不管有用與否，都加以接受，這是不理解的。當我們從書本上所學到的一套過氣的思想與字，我們怎能冀求白話文有大的成就呢？白話文之型式已具備了很久，祇因白話文之不普遍為人所重視，故沒有有如想像中的成就。馮同學認為白話文為時只六十年，我認為這點是不盡實，試觀杜光庭之虬髯客傳，便已具有白話文的型式了，又馮同學所言，以為白話文不夠嚴密，這點令我大惑不解，馮同學祇提出如詩等要借助文言，而未有直接指出白話文的不嚴密之處，故我對此亦不能加以贊同。

最後，我不得不再次強調我從未有否定傳統，祇認為我們的傳統是並非全部必要的，而對自己這種見解提出來討論，或有謬誤之處，如各同學有以正之，倒感激不淺了。

- 註：（一）見牟宗三「中國哲學大綱」。
 （二）「胡適文存」信心與反省篇。
 （三）見唐君毅之「中國文化精神之價值」。
 （四）文星叢刊之「海耶克教授和他的思想」。
 （五）節錄自盤古月刊第七期之「談中國傳統的理想社會。」

在「從事實談起」一文裏，開宗明義胡同學就指責我寫「望聞問切」企圖推卸責任，所舉的理由都是似是而非。我不禁也懷疑起來，難道在「望聞問切」文中我亂寫了些虛構的東西？但再三細閱之下，我仍無法找到一句半句與事實不符的話來。胡同學說我把責任都推到一班代表未能達成任務，和學生們不夠熱心——這句話，更使人莫名其妙。在「望聞問切」一文中，我只是說：「胡同學指出學生會辦事人手不夠，班代表未能達成任務，和學生們不夠熱心等數點，確是學生會」

若果是研究到班代表何以未能達成任務，以及學生們何以不夠熱心兩個問題，我得到的結論和胡同學的頗有出入。胡同學認為學生會開會太少，所以班代表未能明白學生會的會務，但事實上，去年學生會開會，除了那次放早一堂召開，能有全部議員參加外，其餘數次都只得十多人出席，故此我們覺得開會會議費時失事，又收不到

效果，才停止召開。班代表之所以少出席會議，我認為要分開高班和低班兩方面講。第一至第三學級的班代表對於會議認識不深，未能了解會議的重要，以為有執委會辦事，他們低班的不能幫忙甚麼，所以就覺得無謂耗費時間出席會議；第四至第六學級各班中，都是選有學長的，這些學長實際上才是真正能代表各班的同學（只要想想第四至第六學級各班的班長，從這些高年班選出來的班代表，大多數是較次的人選，甚至有些是虛應其事的，他們覺得既然班中有學長，班代表有沒有，肯不肯辦事，就變了無所謂；於是乎無論低班高班的代表，都對會議不大感興趣，未能達成任務，實是意料中事。今年學生會接受了去年的教訓，大凡班長是學長的話，該班就不須另選班代表；也就是說，同時是班長的那位學長，就要兼顧班代表的職務，這是一無改進。各同學缺乏熱心，我想他們並非對學生會無信心，而是去年學生會的宣傳工夫不夠，以致他們對學生會的活動所知不深。茲舉一例證明：去年在籌備暑期活動時，我會與委員們討論過宣傳的重要，在他們接納我的意見，展開宣傳攻勢之後，各

同學果然受到吸引，從而熱心起來的。談到學報的問題，胡同學認為編輯人手調動，其間決沒有理由「費時不少」，這實在是大錯特錯。去年初由李成簡同學擔任總編輯，只因他的經驗才學，必定可以攬得頭頭是道；我則因事務過於繁忙，見既有李同學負責重任，便聽從郭少棠同學的忠告，不再去參與編輯學報的工作。過了些時日，我詢諸學報編輯委員，才知道李同學尚未採取如何的行動。我找到李同學商議後，他答應了盡快進行工作。我過了一段日子，我詢問郭同學編輯工作進展的情況，他的回答竟然是李同學還未能提出甚麼大進度來。我急於請郭同學找李同學商量，其後，郭同學才前來告訴我郭同學接手的事。計算起來，由李同學就任至郭同學接手，所白費的時間大約有一個半月。如果說耗去這麼多時間而仍不會影響學報的出版，那就不通之至。李同學未能盡責，主要是由於健康與功課繁忙影響。其次則牽涉到私人問題，怨我在此不便公開。至於不派人暫代李燦榮同學職位，是因問題不在職位之空缺，而是在稿件能收集交往往排字房。李燦榮同學是副編輯與生活版的負責人，並還擔任部份排版的的工作，有些稿件是在李同學手裏，李同學因家事辛勞影響健康去了澳門休養，試問我們如何能取得在他手裏的稿件？如果要投稿者再行寫過，除了要給他們個多兩個星期外（大多數投稿者都不一定存有底稿的），排版的工又要從頭做起，計起來未必比等待李同學回答計算，編輯委員們卻回要多做很多工夫，所以我們便決定等李同學回來才繼續排印他手上的稿件。延遲學報出版，卻反而不能夠收集更多關於學校生活的報導，似乎前後相當矛盾，但請胡同學少安毋躁，聽我道出緣故來：去年我們認為要寫有關學校生活的文章，就要找些比較重大的、比較多人注意的、以及比較近期的新聞來寫，才不致有明日黃花之感。西諺稱一本沒有趣味的書為「有如去過的報紙」，既然學報出版時已屬二月，那麼還要翻出九月十月間的學校生活來報導，就似乎有點不合時宜，所以我們祇在中文版登了篇「學年開始以來要事簡報」，

在英文版登了篇「要事紀錄」，而在正式篇幅裏，便只報導些大事；我之說學報不能夠收集更多關於學校生活的報導，就因為我們覺得這些「舊聞」不適宜再做大篇文章，雖料手頭有資料在，也只好忍痛割愛。胡同學又覺得學報各篇文章，差不多都是編輯們執筆，我想這話只有少許是正確的。在第一期學報裏的二十篇文章，確有十二篇是編輯們寫的，但在第二期的十八篇中，卻只有四篇是編輯們執筆的；說學報各篇文章差不多都是編輯們執筆的，與真相實在不相符。第一期要刊登較多編輯們的作品，是幾乎每一期刊物都不能避免的，即是胡同學大加稱讚的「本年學報中第一期」，在廿七篇文字裏也有十五篇由編輯們執筆。如果要問去年學報為何刊登裏面的文章，而不登其他稿件，在經費不容許登出所有稿件之下，如其面焉，在經費不容許登出所有稿件之下，編輯們只有選那些比較適合的。他們認為應該刊登這些文章，當然有他們的理由，但他們的觀點未必與其他同學的一樣，學報一出，自然有毀譽。辦一份刊物，必須要經過一個探索階段，才能夠使它普遍化、大眾化、更受人歡迎；今年的學報，吸取了去年的經驗，使它更適合同學的口味，所以能辦得更成功，飲水思源，我們似乎不應一筆抹煞去年學校的貢獻。

正要談談事實

鄭漢星

編者

- 一、本版歡迎同學發表任何學術性及討論性之文章。
- 二、本版編輯對任何來稿有刪改權，否者請於來稿時書明。
- 三、來稿字數不限，但應全屬個人創作，引用他言者請註明。
- 四、來稿切勿涉及人身攻擊，請各同學自重。
- 五、本版發表之各類文章，文責概由作者自負。本版編輯對一切已發表文章之論點，並不表示讚同或支持，請讀者及作者留意。

在第四期學報裏，讀到了胡樹輝同學寫的「從事實談起」一文，初時我覺得很可笑，繼而我感到很可惜。可笑的是胡同學竟然會完全誤解了我寫「望聞問切」一文的主旨；可惜的是以胡同學的文筆才思，竟然會由「治病」的有力評論淪落至「從事實談起」的私人攻擊，真令人始料不及。

在「從事實談起」一文裏，開宗明義胡同學就指責我寫「望聞問切」企圖推卸責任，所舉的理由都是似是而非。我不禁也懷疑起來，難道在「望聞問切」文中我亂寫了些虛構的東西？但再三細閱之下，我仍無法找到一句半句與事實不符的話來。胡同學說我把責任都推到一班代表未能達成任務，和學生們不夠熱心——這句話，更使人莫名其妙。在「望聞問切」一文中，我只是說：「胡同學指出學生會辦事人手不夠，班代表未能達成任務，和學生們不夠熱心等數點，確是學生會」

若果是研究到班代表何以未能達成任務，以及學生們何以不夠熱心兩個問題，我得到的結論和胡同學的頗有出入。胡同學認為學生會開會太少，所以班代表未能明白學生會的會務，但事實上，去年學生會開會，除了那次放早一堂召開，能有全部議員參加外，其餘數次都只得十多人出席，故此我們覺得開會會議費時失事，又收不到

效果，才停止召開。班代表之所以少出席會議，我認為要分開高班和低班兩方面講。第一至第三學級的班代表對於會議認識不深，未能了解會議的重要，以為有執委會辦事，他們低班的不能幫忙甚麼，所以就覺得無謂耗費時間出席會議；第四至第六學級各班中，都是選有學長的，這些學長實際上才是真正能代表各班的同學（只要想想第四至第六學級各班的班長，從這些高年班選出來的班代表，大多數是較次的人選，甚至有些是虛應其事的，他們覺得既然班中有學長，班代表有沒有，肯不肯辦事，就變了無所謂；於是乎無論低班高班的代表，都對會議不大感興趣，未能達成任務，實是意料中事。今年學生會接受了去年的教訓，大凡班長是學長的話，該班就不須另選班代表；也就是說，同時是班長的那位學長，就要兼顧班代表的職務，這是一無改進。各同學缺乏熱心，我想他們並非對學生會無信心，而是去年學生會的宣傳工夫不夠，以致他們對學生會的活動所知不深。茲舉一例證明：去年在籌備暑期活動時，我會與委員們討論過宣傳的重要，在他們接納我的意見，展開宣傳攻勢之後，各

（下轉第五版）



Beneath the Queen's White and Blue

8th December 1967 was a historical day. On this Feast of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 the Sodality of Wah Yan College, Hong Kong and Wah Yan College Kowloon held a joint reception, the first of kind in the Colony.

Under the white and blue sodality banners, the members of the two sodalities and guests from other sodalities knelt in the Chapel of Wah Yan Hong Kong to attend the ceremony: nearly a hundred people were gathered before the altar. Hymn 5 were sung in accompaniment of guitars, which was fitting for such a joyful occasion and also marked the new spirit of the Church. The ceremony with the Mass ended with verses from the sodality Song, the first time accompanied by guitars:

"Comrades true, dare and do
'Neath the Queen's white and blue,
For our flag, for our faith,
For Christ the King."

The guests and the members were asked to stay to have their photographs taken and also have some tea; after which they all gathered in the hall for entertainment. The prefect of our sodality conveyed a message from Fr. Foley, the Diocesan Director, that he would like to see more sodalities join together next year. All were so happy that nobody wanted to mention the departure. When the inevitable did come, we finished the day with the 'Auld Lang Syne', with hands joined and hearts of lead.

Dominic Wong

What I Want To Be.

A film director is what I want to be. What could be more interesting than shooting a film in front of St. Peter's in Rome this August, and then find myself facing the enigmatic Sphinx in Egypt next June. What more exciting than to be speaking to the charming Julie Andrews under the dazzling spotlights in an English studio and a little later chatting with John Wayne under a hail of bullets on some battle-field in Vietnam. What could be more adventurous than climbing the treacherous Alps to get some shots of hurtling skiers or penetrating unexplored parts of the African jungle in in search of peoples or animals as yet unfiled.

Directing a film will mean plenty of fun. As if by magic I shall be able to play upon the feelings of my audience. I shall make them laugh

or cry, rejoice or weep according as I wish. I shall be able to deceive them by many tricks of my camera. With new techniques I shall be able

to make the impossible possible.

The director is always number one in a film crew. It is I who will decide the cast, choose the technicians, plan the camera angles, fix on the shooting site, create the story of the film--in a word decide the thousand and one things that will mean success or failure of the film.

As I gradually gain experience I shall be forced to master pretty well every field of knowledge, artistic and scientific. It is I who will have to give beauty to the story and transform pedestrian dialogue into poetic speech. It is I who will have to dramatise the essence of the film and direct the feelings and emotions of the hero. But I shall also have to know plenty about Physics and Chemistry, for these are intimately connected with lighting, sound engineering, camera work, animation and editing.

Moreover, to be become a film director and be a short-cut to fame and riches, though, it is true, I shall probably meet with more than one failure before I succeed; for making motion pictures is as risky as gambling. In one night I may win an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and become a millionaire if one of my pictures is a great success, or I may equally well be thrown right down to the bottom of the ladder and have to start climbing all over again. Success or failure: the odds are about fifty-fifty.

Rapid adaptation is a basic quality of a good director. If I am to succeed in my future work I shall have to make the right decisions quickly. For

example, once I realise that cowboy films are losing their appeal I must without any delay introduce a new type of film. Once I notice that a certain famous star is not drawing the crowds like she used to, I must immediately find new stars to replace her.

Another thing is that the life of a film producer is freer and more exciting than the lives of those in other professions. I shall not have to go to the same dreary office day after day and sit at the same desk unable to forget the soul-destroying fact that I shall have to spend the rest of my life there. I shall not have to keep the strict office hours of 9 to 5. As a film director I know that I shall probably have unexpected, long holidays, followed by hectic weeks of hard work that cannot be let up till the film has been finished.

If I do choose making films as a career, I shall have to spend only a year or two in a technical college. This will save my parents having to pay out large sums of money in university fees. Moreover, cinematography is a comparatively young industry and the opportunities open to an ambitious youth are well-nigh limitless.

How I wish that I were already in the film industry and even now on my way to Brazil to start a new film starring Elizabeth Taylor, Sean Connery.....

(Henry Luk, Form 5A)

從協僻士談到香港青年

馮志强

好幾個月前，美國西岸出現了一大批青年，其中也雜有中年人及老年人，留着長髮，穿着奇裝異服，頸上戴着花環，掛着鈴子，腳上踏着布鞋，或唱着歌，或大聲朗誦一些詩篇，招搖過市，他們就是港人所說的浪蕩派 Hippies (我譯之為協僻士，含有和傳統不協妥、和互相協助的意思)，他們的行動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聞說香港也有此等協僻青年的出現，因此我想他們實有一談之必要。

在美國的協僻士，和香港的協僻士，無論其本質、行爲，表現都是大相逕庭的。在香港的協僻士，不外是一些爲時代浪潮所左右的青年或阿飛之類在狂歌亂舞，大攬性的玩意，或大肆吸食大麻之類的毒品，他們既沒有什麼組織、理想或目標的。可是美國的協僻士，他們是有一定的組織、目標及思想的 (雖然他們受人抨擊爲沒有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他們以愛、和平、快樂爲口號。他們帶着花、掛着鈴去表示愛；他們以實際行動 (示威遊行) 去反抗戰爭的殘酷，去反抗種族歧視的不合理；他們以奇裝異服、長髮等怪誕的裝束去反抗傳統文化；他們以行善、互相施食而不計較利益去表現人性的「善」，也簡直諷刺了世人金錢至上的功利主義；他們以坐禪、接近大自然去反抗 (逃避?) 機械社會的生活方式；他們又不滿現實，以吸食大麻 LSD 去追求刺激，去尋找一個新天地。這一切行動，在在都表明了他們反抗現在美國文化、傳統及生活方式的精神，也可以說，他們是受美國那種機械文明，傳統之壓迫而起而反抗的一群。

撇開他們吸食毒品、放縱性行爲等怪異，放誕不羈、消極，破壞的性格及行動來說，他們有幾點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好像他們那種勇敢——敢於表示個人的思想

見解，敢於承認自己的行動，敢於承擔自己的行動的後果，敢於和社會中不合理衝突甚至戰鬥。又好像他們所表現出來的一種青年人的力——熱烈地施衣施食，熱切地追尋力的宣洩，追求刺激，熱切地關心世界和平及人類的前途，以及社會的問題，如越戰、種族歧視等。最後一點是他們的獨立思考能力——他們熱切地探求人生的意義，但他們不談立。他們每人皆有「自己的」一套人生觀，價值標準及思想，不致讓別人或群眾意識牽着鼻子走。此外，他們又有敢於懷疑傳統的精神，敢於對盲目的社會潮流及傳統文化與生活意義追視，這一切一切，都值得我們反省一下。

我們的香港青年，一般而論，在學的只會在別人編好的教科書中滾圈子，他們只管爲文憑、爲飯碗而嚼書本，對自己圈外的其他東西簡直就沒有留心，更毋論去思索什麼問題了。至於在外工作的，也只管躲在房子敲算盤，只會爲金錢傷腦筋；他們可否有協僻那種「好漢做事好漢當」的精神呢？他們曾否有思索過他們本身和社會的關係？他們曾否對傳統及時代潮流稍加思索？他們曾否稍關心一下世界及人類的動向 (這種關心是純出於人類本性的「善」，而非基於個人本身的利益)？而他們本身，可曾有一個「自己」的人生觀，甚至，他們可曾有一個人生觀？他們可曾對一己生命的意義及生活的目的加以追視？

面對這些問題，我想我們的香港青年實在比協僻士自愧不如吧！我不是勸告各位學希僻，實際上我也不贊成他們的種種做法，不過我卻誠懇地希望我們的香港青年能夠有希僻的那種勇氣、思考能力和果敢精神。

(註) 本文作於十二月一日，因此關心浪蕩派的一切，可參閱第三期學報關永圻君「浪蕩派的介紹」一文。)

(上接第四版「正要談談事實」)
胡同學推測真正影響學生會會務的，是因爲我和幾位學生會主腦人物，都集中精神在排戲上，忽視了學生會的會務。這無可說，這是不大盡然的。首先我要講明，羅顯揚同學去年並無參加「風求風」的演出。其次，我不否認排戲用去了我很多時間 (這點我在去年學報裏已加以說明)。而且事實上我和經費上影響學生會會務，卻遠比排戲爲大。而且，排戲上我，也勝任，要知排戲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並非有其他同學可早任，要知排戲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並非有其他同學可成了一份，若我當時退出，另找同學替補，「風求風」已經就大要延遲到二三月間才能上演，如是不只與學校安排好的活動時間衝突，而且導演達義神父於三月間便要離港，很有可能「風求風」根本就無法上演了。這樣，不但有損學校名譽 (蓋戲是與友校合作的，且當時已開始安排一切上演事宜)，亦使本校與友校同學在時間上、精神上受損失，也是無可估計，無可賠償。試想，我怎對得起學校，怎對得起達義神父，怎對得起同學？我自認爲，不義之人，空爲學生會會長，又有什么用？我想，要是我退出演戲，才真是有負全校同學殷切寄望！

我對學生會的意見測驗表，我會仔細翻閱過，大多數同學都對學生會會務的意見，我在二百多份表中，不知據何而發？

胡同學推測真正影響學生會會務的，是因爲我和幾位學生會主腦人物，都集中精神在排戲上，忽視了學生會的會務。這無可說，這是不大盡然的。首先我要講明，羅顯揚同學去年並無參加「風求風」的演出。其次，我不否認排戲用去了我很多時間 (這點我在去年學報裏已加以說明)。而且，排戲上我，也勝任，要知排戲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並非有其他同學可早任，要知排戲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並非有其他同學可成了一份，若我當時退出，另找同學替補，「風求風」已經就大要延遲到二三月間才能上演，如是不只與學校安排好的活動時間衝突，而且導演達義神父於三月間便要離港，很有可能「風求風」根本就無法上演了。這樣，不但有損學校名譽 (蓋戲是與友校合作的，且當時已開始安排一切上演事宜)，亦使本校與友校同學在時間上、精神上受損失，也是無可估計，無可賠償。試想，我怎對得起學校，怎對得起達義神父，怎對得起同學？我自認爲，不義之人，空爲學生會會長，又有什么用？我想，要是我退出演戲，才真是有負全校同學殷切寄望！

胡同學推測真正影響學生會會務的，是因爲我和幾位學生會主腦人物，都集中精神在排戲上，忽視了學生會的會務。這無可說，這是不大盡然的。首先我要講明，羅顯揚同學去年並無參加「風求風」的演出。其次，我不否認排戲用去了我很多時間 (這點我在去年學報裏已加以說明)。而且，排戲上我，也勝任，要知排戲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並非有其他同學可早任，要知排戲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並非有其他同學可成了一份，若我當時退出，另找同學替補，「風求風」已經就大要延遲到二三月間才能上演，如是不只與學校安排好的活動時間衝突，而且導演達義神父於三月間便要離港，很有可能「風求風」根本就無法上演了。這樣，不但有損學校名譽 (蓋戲是與友校合作的，且當時已開始安排一切上演事宜)，亦使本校與友校同學在時間上、精神上受損失，也是無可估計，無可賠償。試想，我怎對得起學校，怎對得起達義神父，怎對得起同學？我自認爲，不義之人，空爲學生會會長，又有什么用？我想，要是我退出演戲，才真是有負全校同學殷切寄望！



Signum

Published by
THE STUDENTS' ASSOCIATION OF
WAH YAN COLLEGE KOWLOON

Vol. 3

No. 5.

15th. Jan. 1968

EDITORIAL

Happy New Year, boys!

This year we have got something very special to celebrate the new year---a new name for our school newspaper---Signum.

The word Signum may seem strange to most of us. It is a Latin word meaning 'sign'. On our school crest are the words 'In Hoc Signo Vinces', which means 'By this sign you shall conquer'. The word Signo means the same as Signum, except that the suffix 'um' is changed to 'o' after the preposition 'in'. Do not think now that I am showing off my Latin. Frankly speaking, that is all I know, or, if you like, all the information I got from Father Reid.

With a new name for our newspaper, I hope that this year will be a successful year for all of us --- it is a good 'sign', isn't it? And don't forget the word 'In Hoc Signo Vinces'. By this sign--- Signum---you shall conquer---conquer the minds of others by your own ideas. So don't hesitate to contribute articles to our paper. It not only reflects your thought but also helps in keeping our newspaper alive with the gay and flourishing spirit of the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all of you!

The Geography Society Sept. to Dec. '67.

By: Etienne.

The first event of the year was the annual meeting held on Sept. 27. After Reverend Father Reid, patron of the society, had addressed us, the chairman, secretary, and treasurer presented their reports for the last school year. Elections by nomination and ballot for the posts of the seven committee members were then conducted by our directors Messrs. Yu and So.

The committee members held their first meeting on Oct. 6 during which class representatives from forms 4 and up that were not represented on the committee were appointed. The thirteenman council held its first meeting on Oct. 11 to discuss the general plan of activities for the coming school year.

Our miniature library is open to members every Friday after school. We intend to have a onehour film show on every first Monday of the month after school. The first film show was presented on November 7; we thank the Shell Co. Ltd. for lending us the three films. A field trip to Silver Mine Bay was arranged for mid-November, but was postponed to Dec. 1. Perhaps due to the sudden drop of temperature, the nearness of the Christmas examination, and the CEEB examination on the following day (Dec. 2), approximately fifty out of the seventy who had promised to go failed to turn up. In this respect

the excursion can be considered a failure.

Preparations for a second field trip were made two days before the examination. Secretary Leo Chu learned that the 山海之友 of the Wah Kiu Yat Po was arranging an excursion to Ping Chau for students on Dec. 23. As Ping Chau is a faraway island with some distinguished geological features, the excursion was considered worthwhile. The society agreed to grant members one dollar each towards their travelling expenses. The response from members was good, and on the morning of Dec. 23, seventy-two youths, led by Messrs. Yu and So, gathered at the railway station, eager to enjoy a day on the open sea and in the countryside.

The sun was bright and warm although it was just one day after it had been directly over the Tropic of Capricorn. Students from other schools increased the team to around one

hundred in number. After getting off the train at Tai Po Kau at 9:15 a.m. we set off in two junks. The waters of the Tolo Channel were calm, but when we moved into the unsheltered Mirs Bay past Port Island, the waves began to threaten us. The waves battered the junks and sent them, and the people inside, reeling sideways. After our brains and hearts had become accustomed to this rocking motion, we were more ourselves and waited for the end of the rough voyage.

The voyage lasted three hours, so that when we arrived at Ping Chau, it was 12:30 p.m. When our feet regained firm ground, we were first greeted by big smeared, Chinese words written on the floor of the passage-way of the pier--even in this peaceful and harmless island, Communist activities were apparent. We advanced further and were approached by hawkers selling syrups, beer, and three-six meat (or so they claim it to be; it might have been rat meat, and for those who ate it, well... their smiling faces when then they were having their fill, hope we won't be missing them).

Ping Chau is 25 miles sea distance from Tai Po Kau and 1 mile off the Chinese coast. Geologically the island is part of the Tolo Channel Formation and is composed largely of sedimentary rocks. Fossil beds have been discovered at various locations. The rock exposed all around the shore is a dark grey, evenly bedded, hardened shale with a thin layer of cherty sandstone. The population is extremely small; increasing numbers have been moving to Tai Po Market where prospects for jobs and good living conditions are better. The houses scattered over the island are called Chan's house, Lee's house, etc. The occupation of the inhabitants is mainly growing food for their own consumption; fishing is minimal. They have their own village chief. A government-built school stands near the shore; the pier is

another government job. According to the skipper of the junk, some local students have gone to the United Kingdom for education. It may be the government's benevolence, yellow slave trade, or a falsehood.

The junks would be leaving at 4 p.m. This limited our stay to 3½ hours. We ate a hasty lunch and started an eight-mile mile walk-hike-rest-snack-study along the coast. En route, the cameramen kept their boxes clicking while Messrs. Yu and So were busy pointing out the rock types and answering our queries. We went past wave-cut terraces, cliffs and overhanging cliffs, faulted rocks, and rocks like chert and shale that has undergone chemical weathering (thus dark brown, porous covering) or has water-bored holes on the surface layer. The hike made us sweat and our faces were red like in summer. When we finished our last bit of walk through a sandy stretch, it was 4 p.m. -- not a minute was wasted.

The junks weighed anchor immediately. As we were more prepared for the waves, the return voyage was less upsetting. Another three hours would take us back to Tai Po Kau. When the junks entered Tolo Channel, the sky was dark around us. We were engaged either in sleeping, playing cards, wrestling in the cabin, meditating, singing, or doing all at the same time. The junks moved past the Plover Cove dams. In the distance the lights of Tai Po Market glowed beautifully. Had it not been for the clouds that filled the sky, the stars would have supplemented the serene atmosphere. We disembarked at 7 p.m., and one minute later the train arrived at the station.

We thank the school for supporting our activities, Messrs Yu and So for giving us advice and guidance, and the 山海之友 for arranging the junks for our last field trip.

